

2023年2月22日，作者(陈再生，陕西省人大原副主任)参加商南高级中学文昌教学区落成揭牌仪式，为作家陈彦给商南高级中学文昌教学区题写校名挂牌而作。

为陈彦给陕西省商南高级中学题写校名挂牌而作

陈再生

交手交心结交情，正典文学^③交道深。
儒雅敦厚笔开掘，弘扬正能量励人。

商南高中喜乔迁，新校新址新校名。
期盼学子成栋梁，学海书山勤为径。

2023年2月22日

三秦大地一才俊，德艺双馨源勤奋。
“玫瑰”“大树”“西京事”^①，戏剧奖溢三剧本。
《喜剧》《装台》《忆秦娥》，书写民间脊梁群。
大社会中人物，接地及物融人心。
大背景下小故事，认同强弱而共生。
大恒常里小道理，知白守黑和光尘^②。

注：
①“玫瑰”“大树”“西京事”指陈彦的《盛开的玫瑰》《大树西迁》《西京故事》三个剧本。
②和光尘：和光同尘之意，指不露锋芒，与世无争。
③正典文学：正典意谓“量尺”或“量杆”，正典文学则指一系列在信仰和教义上具有权威性的书卷，如古代经典著作。

黄沙桥的柳（外二首）

祝永刚

春风吹来的夜里，黄沙桥的柳醒了。伸开的枝丫，抖擞间翠绿如茶。一河两岸的柳列队若兵，迎送送往。

即使双眸凝视，也望不透柳梢的风河面的影子，婆娑而逶迤，轻柔的涟漪，划开柳的神韵，荡出一河的妩媚。眉眸醉影。

春风追逐着河柳，燕子热闹地笑，停车顿足的旅人，伸手欲探翩翩枝条。他的爱恋，曾在尚未栽植河柳的黄沙桥头。

二龙山大坝

父亲年轻的时候，一双肩膀挑着石渣料，在余河村头，修筑二龙山水库。

他和他的青春，以奋斗的写意，与共和国所有的劳动者一起，憧憬幸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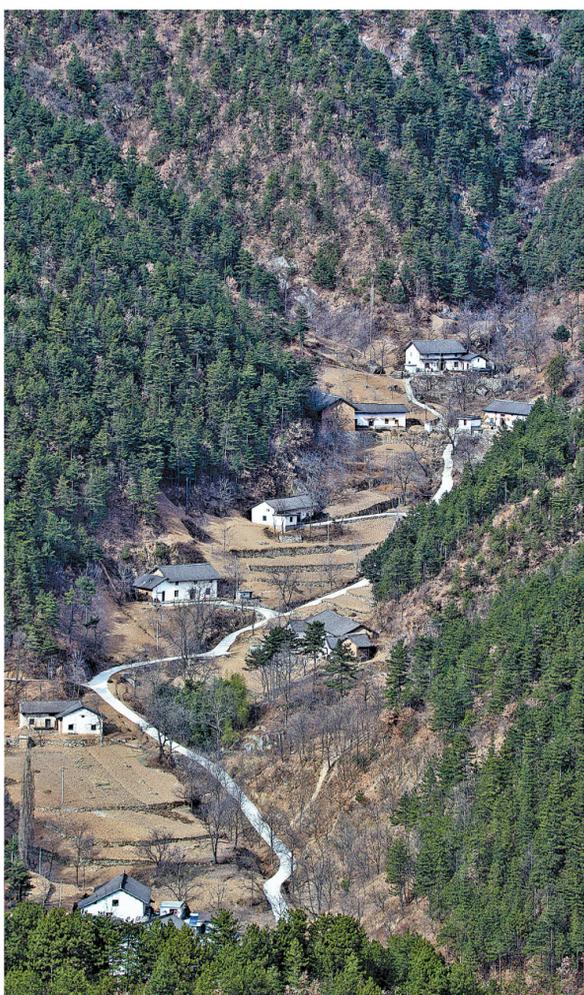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长大以后，站在二龙山大坝前，仰望锁江平澜的工程，父辈的力量，竟是斗地战天。

星转斗移，五十年风雨的二龙山，在父亲的梦想里，装满了金山银山的未来，那一江碧水也从父亲的手上，给京津捧起了清泉，滴滴温暖。

海

1
一浪卷过一浪，在海滩上，回旋，又翻腾远方，直到天水相连，船与日出一起，由远及近，踏浪，海是船的胸膛，岸是海的衣裳。

2
大海的远方，更远的，接天邻云，大海的近处，更近的，天涯咫尺，在海边的风里，嗅得到湿的气息，心也会浸泡，却不敢如鱼，自由地游。



商洛山

(总第2417期)
刊头摄影 郭玉强

洛河上的时空

刘剑锋

像往年的正月十五一样，这一天一定要回老家给父母亲送灯的。不知道在渐渐苍茫的夜色里越来越亮的灯笼，能否照亮父母亲曾经昏暗的日子，我只知道这灯笼年年都必须亮起来，穿越时空。2023年这个早春，站在父母亲的墓前东望，一根根混凝土桥墩正在洛河河床上拔地而起。不久之后，一条高速公路将在这里蜿蜒西东，车水马龙的喧闹会让洛河上宁静的日子一去不返。

我曾经打过车上的里程表，从县城到老家张河村的公路里程是24公里。这基本上符合母亲曾说过的50多里的距离。如果这条洛卢高速建成，开车时间将在10分钟以内。如果站在时间的原点，这一定是一场梦，遥不可及。

父亲没有买自行车的时候，一直像中学时代的我一样，用双脚来来回回地走这条50多里的路，翻几座山，穿几道梁，还要至少过3趟洛河。买了自行车后，在坑坑洼洼的路上来来往往，也得多半天。而洛河的时候，父亲都要把自行车扛起来，他不能让自行车沾水而生锈。即使如此，自行车也不会原谅这条路的粗糙和野性——几乎没有平整可言，让它饱受折磨。

老家背后高高的山梁上有一条连接柏峪寺和县城的简易公路。说简易，其实就是比村里坑坑洼洼的路稍宽一点的那种土石路。其实这条路实在委屈了“公路”的称谓——一年里几乎没有汽车往来，连冒黑烟的拖拉机都很少。

记得上小学时，有一年终于驶来一辆绿皮解放牌卡车。不仅附近村民，就连我们的老师也都陷入疯狂，与学生一起像漫山的乱蜂呼啸着朝公路边涌去，挤在窄巴巴的公路两边，犹如今天的粉丝迎接他们的偶像，毫无底线地嘶吼狂叫。汽车的声音比我们听到的所有歌儿都好，汽油燃烧的味道叫我们欲罢不能，而汽车轮胎在土块石头上碾过那种柔软的状态，更叫我们发疯，以至于我的一个同学甚至要把脚丫子伸到轮胎底下去，结果可想而知，被司机用最具有杀伤力的乡村语言破口大骂。我们的老师当然不愿意他的学生被骂得猪狗不如，他说，当了司机脾气咋就大了。我后来想，不是司机脾气大，而是这种狼不吃鬼不理的公路把他逼疯了。汽车摇摇晃晃地远去，把一团无尽的留恋与怅惘甩给我们：它还会再来吗？

父亲对我们看汽车的疯狂之举一笑置之。他单位里到处都是汽车，他知道，他可以不用稀罕，但不能阻止我们稀罕。

公路在高高的山梁上，老家洛河边则是鞋带宽的羊肠小道。路的一头是他的工作单位，另一头是昏天黑地的农家日子。父亲骑着他的自行车一年四季在这两点一线间颠簸往来。周末时必须回来，用铁锹、锄头把洛河边的一缕田地挖开，把庄稼粒儿种下去，夏秋季里再收回来，还要全猪圈挖牛粪，吆鸡打狗，挑水砍柴——他必须要为这6口之家的艰难日子而消耗掉他的所有。假如时空倒错，也没有人在周末的时候请他吃饭喝酒，上歌厅唱歌去影城看电影，或者去野外烧烤，开着车子游逛。他的生活被钉在原地，地老天荒。所以，他只能在46岁时就一句话也不说离开人世，被日子榨干了的干巴身子交给一抔黄土。

对父亲来说这条鞋带宽的路同样显得过于漫长。假如父亲在不久将建成的高速上只用10分钟回家，他一定会万分欣喜，因为他可以有更多时间挥汗如雨。

我曾经有一个比洛河边的天还要大的梦想：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，父亲骑他的，我骑我的。那不仅仅是因为出行的方便，更在于满足我在穷困日子里的孱弱的虚荣。

在洛南中学上学的时候，我多么希望能够骑上父亲的自行车。但是父亲显然比我更需要

自行车。因此，每一周我都得在恐惧中来往于这条漫漫长路：翻几座大山，穿几道山梁，过几趟洛河。上学时得背上一口馍馍、苞谷糝子，一瓶腌好的萝卜丝儿或者酸菜，这是我在学校里一周的伙食。路途遥远又要负重，拥有一辆自行车是多么重要。但是，家里只有一辆自行车，而且已经被父亲骑得破旧不堪。

当我把这样的梦想告诉父亲的时候，他说，会的，说不定你还会用上自己的汽车呢。那时我不认为父亲是认真的。我把它当作是父亲对我不着天不着地的荒唐幻想的嘲讽——一个拥有着总是为柴米油盐而发愁的日子的孩子，一个为一辆卡车的偶然经过而发疯的孩子，能开上属于自己的汽车，除非猪飞到天上和鸟儿恋爱。

2011年春天，当我买到属于自己的小轿车时，想起父亲曾经说过的话，时空似乎被打乱——到死都被日子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父亲，是如何遥望到今天的日子的？想了许久才突然明白，父亲是绝顶聪明的：你可以看不到，但是不可以不去向往。

上大学时，沿洛河的新公路开始修建。暑假回老家，还得像以往一样用双脚来走。走到距老家几里地的河湾，是一座陡峭险峻又神秘的山崖。洛河岸边说悬崖上一个黑乎乎的石洞里住着妖魔鬼怪，悬崖上面密密的树林里有吃人不眨眼的狼虫恶兽。现在，这座令人生畏的悬崖正在被炸开，一条我们现在走着的公路已现雏形。我很兴奋，有了这条公路，曾经翻山越岭的恐惧将成为记忆。

当我走在悬崖下被炸开来的乱石堆里时，一大团恶兽般的野蜂——我们洛河边称作“葫芦包”的巨蜂突然呼啸而至，感觉有千百根利刺要把我的脑袋和身体穿透，疼痛的感觉近乎于绝望。我知道此刻能够救命的只能是洛河。我跳下高高的路基一头扎进深潭，让一泓清水堵住野蜂的疯狂。待我把脑袋伸出水面，那些野蜂还在悬崖上“嗡嗡”，似乎在说，这是我的地盘，你要来，好吧，蜇死你！我忍着剧痛对它们说：“等着瞧，到时候都是汽车，看你蜇谁啊？”

几年后，那群野蜂不见了踪影，而这条路则铺上了沥青，平坦如砥。

悬崖和野蜂并没有能够阻止一条路对于时空的穿越。

工作的第二年，在国防704厂工作的二叔，给我搞到一张自行车购置票，我终于买到属于我自己的自行车。父亲看着我亮铮铮的车子，说：还是笨了点，将来一定会有一辆轻便一点的自行车……

说这句话的第二年那个寒冷的冬天，父亲一声不吭匆匆离去。几年之后，我买到了一辆父亲说过的更轻便的自行车。父亲虽没看到，但我拥有了。

2023年的这个早春，看着正在修建的高速公路，我突然想起我曾经做过一个梦：一根根巨大桥墩顶着遮天蔽日的桥面，横在老屋的上面。我从来没有把这个梦告诉别人，因为我只把它看作是梦，犹如那个自行车梦一样荒诞。但是现在，这样的桥墩和桥面将横亘于老家的上空。

这不是时空倒错。不是。这是洛河上的时空，是人世间的时空。它，总是在前面。

不管日子是肥是瘦，是艰难是容易，都总是朝前走着的。今天路很窄，有一天一定会变宽；今天这条路没有人修，有一天一定会有人修。这样的道理父亲最懂。所以，我终于知道父亲当年是认真的。他知道只有不懂时间的人，没有不懂人的时间。你可以站在原地，可以悖逆着时间走，却无法阻止时间。时间不会等，连嘲笑都没有。

正月十五的灯笼不知道是否能照亮父亲母亲曾经昏暗的日子，但我知道，这灯笼一定会照亮所有的时空。

琴声

丹影

林和芳是天设地造般的一对如意夫妻。林在某科研单位上班，工作之余，爱好琴棋书画。芳是某文工团乐队的台柱子，拉一手好琴。共同的爱好奏出了和美爱美的乐章，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，琴声渐渐远了，爱的柔情与蜜意也渐渐淡了。

一天晚饭后，芳说地要去团里加班，林便在阳台上观赏天边的晚霞，突然从对面楼上的一个粉红色窗帘里，飘出了一阵悠扬的琴声，那《青春圆舞曲》的优美旋律，点燃了他青春的火焰，把他一下子带到了十多年前的花季。

那时，他是一位学子，天天要到护城河边背英语单词，在河边他邂逅了如花似玉的她，她正神情专注地练琴，一曲《青春圆舞曲》把两颗年轻的心系在一起，从此两人形影不离。她

练琴，他背单词，终于两人同年被大学录取……林早被那琴声感动得热泪盈眶，他的心开始激荡起来，那粉红色窗帘里的倩影分明就是他十年前穷追不舍、昼夜思念的她，他恨不得一下子飞进那间充满着温馨、重温昔日的梦，只是那琴声常在他浮想联翩时停止，屋子里的灯光也暗淡下来，只有这时他才离开阳台，回到屋子，对着加班回来的芳的脸发呆，似乎觉得那张曾使他去魂的俊脸日渐憔悴。

他一连几天都沉浸在那琴声的意境里不能自拔，心中似有一只小鹿在欢跳着，直到那一天，那间小房里再没有飘出琴声，他等得晚霞隐去，街上华灯初上，那间房里依然一片黑暗，他的心也开始黯淡下去，失落的愁绪爬上

了心头。“怎么，今天没有加班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”他问。“我没有去加班，去送一个亡友。”她答。“一个啥样的亡友？”他又问。“和你一样，也是琴声的痴迷者。”她答。他思忖片刻，又问：“这么说他是在我之后，是第三者？”“不是在你之前。”“那你怎么——”“他没有你追得大胆，追得热烈。”一阵沉默。“那么他后来呢？”“自从咱俩结合后，他就去了基层派出所工作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“他在基层工作很出色，就调回了局里。”“再后来呢？”“这次他去抓捕逃犯，在与歹徒的搏斗中，身上被扎了十八刀，硬是制服了歹徒，但最终失血过多，他——”“他怎么了？”“他昏迷了七天七夜，我原本想用琴声把他从昏迷中唤醒，结果我失败了……”他早已热泪盈眶。“不，你没有失败，琴声虽没有唤醒那个故去的灵魂，却唤醒了另一个活的灵魂。”说完这句话，他已泣不成声了。她默不作声地来到他面前，端详着那张布满泪水的脸，似乎今天才真正读懂。他将她揽入怀里，喃喃地说：“再拉一遍那首《青春圆舞曲》，好吗？”芳点点头，便抄起那把琴，久违了的优美旋律又在山城的夜空中飘荡起来，飘得很远很远……